

六祖法寶壇經



六祖法寶壇經



六祖道影

華嚴經偈

佛不思議離分別
佛於無邊大劫海

悟道偈

(唐) 龐居士

了相十方无所
為衆生故來菩提

但自无心於萬物
鐵牛不怕獅子吼
木人本體自无情
心境如如祇個是

何妨萬物常圍繞
恰似木人見雀鳥
雀鳥逢人也不惊
何處菩提道不成

悟道偈

(宋)

張拙

光明寂照遍河沙
凡聖含靈共一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妄想重增病
趨向真如亦是邪
隨順世緣无罣碍
涅槃生死等空拳

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
但莫於心上著一物。

坛经

东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 門人法海录

行由品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

名璵

与官僚入山请师出

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严父本貫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

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此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

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猴。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猴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獼猴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

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
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
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
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
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
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喻利
根者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

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
师。必是他得。我辈漫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
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神秀思

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
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淺。我
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卻同凡心。夺其圣位。奚
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步廊
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
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
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
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
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
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

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郤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郤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

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誦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内。如此見解。覓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須得言下识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

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獐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大有利益。惠。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

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訝。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

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

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 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三更。

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
 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
 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
 子合搖櫓。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曰。迷时师度。悟了
 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
 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
 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
 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惠能辞违祖已。发足
 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曰。数和尚少病少恼否。

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同谁人。
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

逐后数百人来欲夺